雪山不语，大地有声

24级汉语言一班 刘蓝优2418010145 19021890367

我刚阅读《雪山大地》时，便能感觉到青藏高原的阳光，带着草场的青草香与酥油茶的暖意，把我带进沁多草原那片被雪山环抱的天地。杨志军用不缓不慢的文字，把60年代至今的草原故事叙述开来，没有刻意煽情，也没有说教，只是把牧民的生活、民族的交融、时代的变迁，都揉进一个个带着烟火气的细节里，读着读着，就像自己也在草原上跟着转了好几回场，看遍了牛羊生长、帐篷迁徙。

草原最动人的，我想是那股藏在风里的生命力。那个年代的沁多草原，天刚亮就能听见牛羊的叫声漫过山坡，洛桑丹增这样的老牧民，裹着藏袍踩着露水就往草场走，他能从草叶上的露珠判断今天会不会下雨，能从牛羊的反刍节奏看出它们是不是吃够了。母羊产羔的季节最热闹，帐篷周围搭起临时的围栏，牧民们轮着守夜，谁家的母羊难产，男人们就围着帐篷跺脚祈福，女人们则用温热的酥油涂抹羊身，直到听见小羊羔细弱的叫声，大家才松一口气。有一年春天雪灾，草场被埋了大半，洛桑丹增带着部落里的人，踩着齐腰深的雪，把牛羊赶到山坳里背风的地方，又从雪下刨出储存的干草，硬是让大部分牛羊熬过了灾年。那时的畜牧业没有什么先进设备，全靠牧民的经验和耐心，可看着漫山遍野的牛羊从瘦骨嶙峋长到膘肥体壮，看着帐篷前晒满的羊毛像堆着的白云，谁都觉得这日子有奔头。

牧民的自由，不是无拘无束的散漫，而是与自然共生的从容。他们跟着季节转场，春天往水草丰美的低地走，秋天往海拔高些的草场迁，帐篷拆了又搭，锅碗瓢盆跟着马背走，却从不会觉得颠沛。白天赶着牛羊放牧时，男人们会躺在草地上看云，女人们则一边捻羊毛一边唱山歌，孩子们追着蝴蝶跑，累了就趴在牛羊身边睡觉。遇到好天气，牧民们会在傍晚燃起篝火，煮上大块的手抓肉，就着青稞酒聊天，直到星星铺满天空。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刻在骨子里，从不会多砍一棵树，不会多捕一条鱼，连捡走草原上的石头都要默念几句祈福的话。有一次，几个年轻牧民想多放些牛羊赚工分，洛桑丹增发现后，带着他们去看那些被啃得光秃秃的草坡，指着远处的雪山说：“草原就像母亲的奶，喝得太急，母亲也会疼的。”从那以后，大家再也不敢贪多，转场时总会给草场留足休养的时间，人与自然就这么平和地相处着，一年又一年。

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，是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慢慢熬出来的。汉族干部强巴刚到草原时，连藏语的“你好”都说不利索，藏族头人角巴怕他住不惯，特意把自己家向阳的帐篷让出来，还让女儿桑杰卓玛每天给他送酥油茶。强巴吃不惯生肉，桑杰卓玛就学着用汉族的方法炖肉，虽然味道有些古怪，却让强巴心里暖烘烘的。强巴知道牧民看病难，就从城里请来汉族医生苗医生，苗医生骑着马，背着药箱，走几十里山路给牧民看病，遇到老人行动不便，还会上门打针输液。有一次，一个藏族小孩得了急病，苗医生连夜赶路，摔在雪地里崴了脚，还是咬着牙爬起来继续走，最后及时救了孩子。牧民们记着这份好，春天会给苗医生送新采的虫草，秋天会把最好的羊肉送到医疗所。后来强巴因为“以物换物”被判刑，角巴带着牧民们一次次去请愿，手里举着强巴帮大家盖的羊圈照片，说：“他是为草原好，不能让他受委屈。”这份情谊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，却比雪山还坚定。

到了下一代，汉藏交融就更自然了。强巴的儿子才让从小跟着藏族小伙伴一起长大，会说流利的藏语，还跟着洛桑丹增学骑马、套羊，而角巴的孙女梅朵则跟着才让学汉语，喜欢读汉族的小说。两人长大后，一个成了草原上的技术员，教牧民科学养羊，一个成了老师，在草原学校里教孩子们双语课程。他们的婚礼办得格外热闹，有汉族的红双喜，有藏族的经幡，才让穿着藏袍给长辈敬青稞酒，梅朵穿着婚纱给强巴和角巴献哈达，汉族的亲戚和藏族的邻居坐在一起，手抓肉和糖醋鱼摆在同一桌，锅庄舞和秧歌跳得一样热闹。这两个孩子，把汉藏两家的心彻底连在了一起。

从那个年代到现在，草原的变化就像一部慢慢放映的电影，每一帧都藏着时代的印记。那个年代的草原，还是人民公社的模样，牧民们靠工分过日子，年终能分到一百多斤糌粑、几斤酥油，就觉得是好收成了。那时没有电，晚上靠油灯照明，没有路，去一趟县城要骑马走两三天，看病要靠老藏医的偏方，孩子们大多没读过书。直到公社解体了，草场和牛羊分到了牧民手里，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提了上来，家家户户都想着多养几头牛羊，多赚点钱。可没过几年，问题就来了，过度的开垦，放牧让草场开始退化，有些地方的草长得越来越矮，甚至露出了黄沙。强巴从城里回来后，看着光秃秃的草坡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他带着牧民们搞自然保护区，把一部分牛羊赶到无人区，又引进了优质草种，一点点恢复了草场的生机。

到了现代，草原彻底变了样。新修的公路通到了每个牧民定居点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，看上了电视，有的还买了汽车。草原上建起了现代化的学校，孩子们能接受双语教育，还有了电脑教室，医院里有了先进的设备，苗医生的徒弟们不仅会看常见病，还能做简单的手术。年轻人们更有想法，有的开起了牧家乐，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，让他们体验骑马、住帐篷、喝酥油茶；有的做起了电商，把草原上的牛羊肉、虫草、羊毛制品卖到了全国各地。但不管怎么变，牧民们对草原的感情没变，他们还是会定期去转场，还是会在重要的节日里去雪山脚下祈福，还是会把最好的酥油茶留给客人。就像洛桑丹增常说的：“我们住上了砖瓦房，可根还在草原上，雪山还在，草原就不会变。”

看累了，我抬头望着窗外，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书页上，仿佛能看见沁多草原上的景象：雪山巍峨，草场碧绿，牛羊在悠闲地吃草，定居点的红屋顶在阳光下格外显眼，孩子们的笑声顺着风飘得很远。《雪山大地》写的是草原的故事，可藏在故事里的，是生命力的坚韧，是民族情谊的温暖，是时代发展的力量。它让我明白，无论是人与自然的相处，还是各民族的交融，都需要用心去呵护，用时间去沉淀。就像那片草原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，依然充满活力。